

《浅滩》中温顿生态伦理意识三分法

杨彩萍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蒂姆·温顿的小说《浅滩》以一个位于西澳大利亚的虚构小镇安吉勒斯为背景,围绕捕鲸支持者与反捕鲸者的较量展开叙述,是一部旗帜鲜明的生态小说。《浅滩》中安吉勒斯小镇人对鲸鱼捕杀态度的转变、人与人之间的纠葛以及人的本真的回归体现了温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生态伦理意识三分法揭示出作者深刻的生态思想以及人文关怀,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激发读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浅滩》; 蒂姆·温顿; 生态伦理; 人类中心主义

1 引言

《浅滩》围绕澳大利亚传统产业捕鲸业的兴衰展开,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澳大利亚捕鲸镇安吉勒斯的捕鲸支持者与反捕鲸者的较量的故事,体现了生态主题和环保思想。

《浅滩》由四个部分构成,标题分别为:安吉勒斯、港口、暴风雨和鲸鱼湾。小说穿插明线和暗线,明线指1978年安吉勒斯小镇的捕鲸骚乱,暗线指航海日志所呈现的小镇150年前的历史。作者将反捕鲸者昆尼、捕鲸支持者克里夫和其他叙述者三条主线有机结合起来,展现了殖民者在安吉勒斯镇开展的血腥捕鲸产业以及作者对环保主题的倡导。生态伦理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1],即人类处理自身及其周围的动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环境的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我国生态学家鲁枢元在其《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提出了生态学的“三分法”,即划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分别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三个层面的问题。国内外对该作品的研究涵盖生态主题、后殖民生态思想和人性的“搁浅”等多个方面,但文学批评界却鲜有人对文本中体现的生态伦理角度做深入分析。因此,论文将借助鲁枢元的生态学三分法,从分析库伯家族四代人与捕鲸业的纠葛入手,逐步解读《浅滩》中体现的温顿的生态伦理思想。

2 自然生态:从捕杀到和谐的演变

1788年,澳大利亚沦为英国在南半球的殖民地。鲸油产业成为澳大利亚支柱产业。澳大利亚的捕鲸史和殖民史一样悠久,这在库帕家族的航海日志有迹可循,“1831年5月28日,我们一大群人,二十五个之多,到了这个远征牧场”^[2]。捕鲸者杀害鲸鱼谋取暴利,导致鲸鱼的数量急剧减少,生态危机愈来愈近,正像“发展主义是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社会发展观,它将社会发展归之为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然而,这一发展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施,使人们饱尝了‘有增长无发展’以及‘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导致物质富有和精神空虚、经济繁荣和道德堕落、技术进步与生态恶化的共存并生”^[3]。一方面是捕鲸者的狂欢,一方面是反捕鲸者的无助,促进捕鲸小镇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成正比极为艰难。

杰弗里·博尔顿指出“有一段时间鲸鱼的出口收入超过了羊毛。在新南威尔士的南部海岸,许多企业主开始从事海湾捕鲸业”^[4],捕鲸业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捕捞组织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和谐。小镇人指责昆尼违背传统观念加入反捕鲸组织,将环保主义者们的示威看作“外来入侵”^[2],并企图通过偷袭和殴打大捕捞成员来阻止他们的破坏行为。明星酒吧老板哈萨·斯坦茨是典型的鲸鱼支持者,对于反捕鲸者公开反抗捕鲸的行为,他极为愤怒。鲸鱼捕杀崇拜在鲸鱼捕杀英雄特德·贝尔捕猎到重达2700磅的大白鲨时达到高潮,“特德·贝尔得意洋洋地到了小镇码头,船边绑着2700磅的大白鲨。几分钟之内,码头和岸边都挤满了围观的人”^[2],随后整个小镇沉浸在盛大的庆贺活动中。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地球的中心,把人看成是一切价值的尺度。

大捕捞环保组织者采用示威口号、绝食抗议等行为与规模巨大的捕鲸支持者们对抗,却收效甚微。环保主义者历经重重阻碍,引来的却是小镇居民的谩骂和指责,“他们会被淹死,或者被鲨鱼吃掉……炮弹(捕鲸炮)掠过他们的头顶,会比他们自身他妈的愚蠢更危险吗?他们连屁眼

和地洞都分不清楚……竟要告诉我们该怎么治理我们的镇，创办我们的工业，谋划我们的生计”^[2]。最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反捕鲸者的充气船未能成功阻止海上鲸鱼捕杀行为，却意外救助了险些溺水的捕鲨英雄特德·贝尔，当地报纸将这讽刺性的一幕定标题为“反捕鲸者拯救鲨鱼猎杀者”。

《浅滩》的主线是捕鲸者和反捕鲸者的多次较量，但每次都以反捕鲸者的失败告终。昆尼的丈夫克利夫起初支持鲸鱼虐杀，因此，当得知妻子加入环保组织后，他不惜与妻子吵架。后受鲸鱼“集体自杀”事件的影响以及库帕家族的航海日志的启发，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最终生态伦理意识觉醒的克利夫从捕鲸支持者变为捕鲸反对者，与妻子昆尼一起加入环保组织。他们亲自去海边倾听鲸鱼的声音，感受大自然带给的舒适与惬意，正如蕾切尔·卡逊在《海的边缘》的前言里写的：“要理解海岸的生命，仅仅罗列分析那些生物是不够的。只有当我们伫立在海边用心去感受那刻画大地，造成岩石和沙滩形状的悠远的生命韵律，只有当我们用耳朵捕捉那为了获得生存立足而不屈不挠、不惜一切代价抗争的生命节拍，我们的理解才能真正到来”^[5]。克利夫立场的转变象征着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

3 社会生态：从反对到和解的嬗变

社会生态系统被定义为“社会性的人与其环境之间所构成的生态系统”^[6]，“它包括了从生物圈提供的基本自然环境到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八个层面。倘若将这八个层面看作以人为圆心的同心圆，它们分别构成了距人类最远的自然生态环境、居中的人工制造的生活环境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活动”^[7]。鲸鱼产业带来的巨额利润激发了白人殖民者们扩张贸易版图的野心。他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导致人工形成的环境不断扩张，最终威胁到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社会进步与自然生态环境发展不同步的局面，因而协调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维持生态平衡之关键。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生态平衡的关键。

安吉勒斯镇以鲸鱼为支柱产业，当地人收入的增加以鲸鱼数量的急剧减少为代价，“蓝鲸是世界上最大动物，其身长可达30米，体重可达150吨，据统计，20世纪在大

西洋其数量为20万只，而今数量不到1千只。由于出生率极低，其数量已不足以延续该物种的生存”^[8]。他们的捕鲸生意因环保组织者的出现而受挫，小镇上的妇女们大喊道“从那儿滚开！快从那儿滚开，你们这些不负责任的笨蛋”^[2]。昆尼和其他小镇人代表不同的生态伦理立场。做地球的朋友，我们就不得不做人类的敌人，昆尼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者，而小镇其他人代表的是自私自利的人类中心者。

库克森和昆尼是安吉勒斯镇的一对年轻夫妻，象征着当地的新生力量。起初昆尼不顾小镇人的闲言碎语与库克森交往，然而环保组织的出现打破了他们间的和谐，两人因此多次闹过矛盾，“那时，克利夫惊叹鲸鱼庞大的身躯，羡慕那些捕获并肢解鲸鱼的人。那天晚上，克利夫在煎香肠的时候，两个人争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激烈”^[2]。得知昆尼加入环保组织的消息后，两人大吵后处于长时间的分居状态。后来，昆尼和其他环保组织成员奔波于开展各项活动来阻止鲸鱼捕杀，颓败的克利夫转而阅读丹尼尔·库帕传给他的捕鲸日志，通过这些日志，克利夫认识到鲸鱼捕杀的残忍以及人们在捕鲸过程中被严重异化，比如“弹药没有了，他们曾经撕打过，或者争吵过，而利克和凯恩不知怎地把其他人干掉了（也许是在睡梦中），而且割了他们的肉，我只能猜想是为了果腹”^[2]。这一切使他逐渐意识到昆尼等人选择的正义性，因此他也转为大自然的保护者。正如黄源深所说，“夫妻之间矛盾的解决归结于后来鲸鱼们自身的行动，大批大批的鲸鱼朝海滩游来，集体自杀，那情景见者心酸，夫妻间也终于和好”^[9]。

鲸鱼产业暴利导致利益不同的人之间产生隔阂。温顿试图通过克利夫立场的转变启发人们不要为眼前利益所迷惑，与自己的同胞互相敌对，导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崩塌。人类要坚持生态主义立场，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共享大自然赐予的物质财富，并与自己的同胞重构生态环保共同体理念。面对生态危机和自身利益，人类终会意识到自身行为的非正当性，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到生态中心的伦理的转变。

4 精神生态：从异化到复归的本性

异化指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客体成为它的对立面和异于它的力量，转而使它成为客体的附庸。弗洛姆提出人性异化应当被理解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最深刻异化类

型,这是因为人性异化对现代人的心理发展造成了最深刻的限制,不仅诱导现代社会文化的畸形演变和社会性格的裂变,而且也造成了人的心理扭曲严重、乃至变态心理大量泛滥^[10]。异化扭曲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因此,使人类在物欲横流的物质世界与自然精神实现和谐一致也是生态伦理关注的问题。

安吉勒斯小镇利益熏心的人们残忍剥夺鲸鱼的生命,从“鲸鱼在绳索的尽头挣扎,向空中喷洒血和水,直到第二个炮弹飞过头顶,发出一阵闷响,才一动不动了”^[2]看出,被异化的当地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它们的生命权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陈学明曾说,“这样的人就像一只洋葱,能将其皮一层层剥开可找不到核心,他们的核心已被异化了”^[11]。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昆尼和其丈夫也被异化,直到最终找到自我所归,成为生态平衡的保护者和支持者。

“昆尼·库帕继承了库帕家族勇于反抗和伸张正义的精神,自始至终昆尼就是一个反捕鲸者,一个地地道道的鲸鱼保护者”^[12]。大捕捞环保组织到来之前,昆尼·库帕以为自己也是捕鲸支持者,但是环保组织的出现打破她命运的平静。通过大捕捞成员的描述,昆尼认识到了捕杀鲸鱼的残忍性,促进了昆尼内心环保意识的觉醒。她与其他反捕鲸者构建环保主义者命运共同体,与残忍的鲸鱼猎杀者们对抗。她清楚的意识到“已经等不及自上而下来改变一切了。鲸鱼们已经奄奄一息,正被灭绝”^[2],昆尼不畏传统观念束缚,即便捕鲸支持者采取各种手段,昆尼和她的伙伴们仍坚持。形象的转变表明昆尼摆脱了物质世界的异化,实现了自我的回归。作者借昆尼形象转变警示人们不要为快速发展的物质世界所异化,成为其附庸和傀儡,要坚守本真,与地球上其他物种和谐相处。昆尼的丈夫库克森起初也固守捕鲸支持者形象,后来他意识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以及人类在追求利益过程中被异化,因此他决定成为大自然的守护者。库克森的转变警醒人类在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坚持生态伦理,保护生态平衡。

5 结语

“安吉勒斯显然是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个缩影”^[13],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捕鲸史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之前的土著居民时期,那时的捕鲸活动规模小,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随着17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尤其是英国殖民

者的到来,捕鲸活动开始具有规模性和商业性。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随着捕鲸技术的熟练并发现了鲸油和鲸须的商业价值,捕鲸业快速发展。到了20世纪,随着石油成为主要工业润滑剂和照明燃料,鲸油的经济价值大减,捕鲸业开始衰败。1986年,国际捕鲸组织裁定暂停商业捕鲸。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捕鲸史是人类开放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一个缩影,展现了经济利益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温顿通过《浅滩》这部具有生态主题的作品告诫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与非人类物种构建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曾建平著.《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4年.
- [2] 蒂姆·温顿著.《浅滩》[M].黄源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3] 胡宜安,田启波.发展的合法性与和谐理性的建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7(03):60-65.
- [4] 杰弗里·博尔顿著.《破坏与破坏者》:澳大利亚环境史[M].杨长云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 [5] Rachel Carsen. The Edge of the Sea[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83.
- [6]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 [7] 夏文静,徐志卿.《呼啸山庄》中艾米莉潜生态伦理意识的三分法[J].文艺争鸣,2014,(07):174-178.
- [8] 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9]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10] 李珍.人性的异化与回归:弗洛姆人性异化论新探[J].东南学术,2013,(03):131-136.
- [11] 陈学明.《科学发展观》[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12] 侯飞.蒂姆·温顿小说《浅滩》中的生态主题初探[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3(06):56-61.
- [13] P.John Turner. Tim Winton's shallows and the end of the Whaling in Australia[J].Westerly,1993(1):82.